

从一套魏碑拓片和六盆井冈兰说开去

凌河

1973年11月,身患沉疴的周恩来总理陪同时任加拿大总理老特鲁多访问洛阳,在龙门石窟的文物商店看到一套魏碑拓片,周总理观摩把玩,爱不释手,于是问售多少钱,店方答曰五百元,可是总理几个随行人员一凑,竟凑不齐五百元,只好忍憾割爱、放回原处。在场的市委书记脸上挂不住了,说偌大洛阳,天下闻名,竟送不起一套拓片给我们的总理?于是诚恳地请总理带走,谁料周总理勃然大怒,说国家的东西、人民的财物,怎么能送给我个人?这是一个原则问题,你当书记的懂不懂?

五百元的拓片,因为是“国家的东西、人民的财物”,所以人民的总理丝毫不占,其实五百元的故事还有一个,那就是朱德元帅的六盆井冈兰。元帅酷爱兰花,大家都知道,尤爱井冈兰花,写下过“井冈兰,朵朵向东开”的著名诗篇。20世纪60年代初,元帅重上井冈山,看到一款兰花,爱不释手,便让夫人康克清当场拿出五百元,按市价买下了其中六盆带回北京。有的同志便说井冈山管理处“怎么能这样”,老元戎功盖天下,拿你几盆自产的兰花还要按市价付钱?你们还好意思开了个“收到五百元花款”的收据给康大姐?可是管理处的同志却说你们不知道,这是元帅的“规矩”,如果你不收钱,或不“按市价”,他老人家一定拂袖而去,一盆也不会带走!“这样的规矩,我们在朱老总这边碰到的多了去啦!”

从一套拓片到六盆兰花,两个五百元的故事,说的是我们党的“原则”和“规矩”。“国家的东西、人民的财物”,一文也不能让个人占有,这是周总理讲的一条“原则”,在这条原则面前,任何人不能通融,更不能侵占,你凑不齐五百元,就只好忍憾割爱,就是周总理也不行;收一盆兰花,也必须“按市价”付钱,也必须开发票出具收据,一分也不能少,这就是朱德元帅的“规矩”,否则一盆也不要。这条不可移易的原则和这个不容逾越的规矩,首先是领导、党的高级干部要带头遵守率先坚持,才能上行下效、形成风气,才不会有“破窗效应”,一发不可收拾,像过去曾有的一段时期,在某些“领导”身上发生过甚至风行过的那样。

从一套拓片和六盆兰花,还想到陈云副总理院中的两辆“红旗”——这是陈云同志的“原则”和“规矩”。十一届三中全会上,陈云同志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,兼中纪委第一书记,中央发给他一辆红旗轿车,以便他从事国务活动。这辆“红旗”停在院中,陈云同志正法严规,家中任何人,不管公事私事,都不准用这辆车。那于若木大姐上下班远怎么办?陈云同志给她买了一辆天津产的“红旗”牌自行车,365天,风雨无阻,于大姐骑着这辆“红旗”出门。后来于大姐骑车出了车祸,脚背都骨折啦,才把这辆自行车给了二女儿,又骑了十四年才“退位”。她们从来没有碰过中央发给陈云同志的那辆“红旗”,母女俩二十年如一日,骑着“红旗”自行车行走,从来没有打过“公车私用”的主意!

周总理的那一套拓片也好,朱德元帅的那六盆井冈兰也罢,包括陈云同志家中的那两辆“红旗”,都不只是轶闻美谈,都有着振聋发聩的警示意义,足以令人震撼,且都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,具有鲜明的针对性,否则,为什么当有些同志听到这些党史上的“小故事”时,会感到“匪夷所思”、难以置信呢?

路,是人生的时空,也是生命的砥砺。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。”然而,为了抗疫,宅家的我们对路是可望而不可及的。禁足一月多后,疫情得到控制,我向居委会申请,得到出门车证,可以开车到位于北京东路上的上海市口腔医院总院装牙。

我家毗邻天山公园,从小区出来后即驰上延安西路。车由太太驾驶,我可以尽情放眼窗外。一路上车辆稀少,阳光灿烂,花木扶疏。我太太放慢了车速,尽情地观赏风景。

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雄伟壮观,造型取意于黄山的刘海粟美术馆,一代大师画翁与长宁结缘,在这绿树芳草之地展示着他的丹青翰墨、壮丽人生。我在做海派书画家系列研究中,海老是一个重点课题。前不久,广东的海老文献收藏专家梁兄给我发来了他新发现的海老《游欧日记》的残页,内有他与马蒂斯会面的记录等,我很高兴,这个悬而未决的疑题终于有了实证,从而为海老的国际化研究打开了局面。我也趁疫情宅家,写了篇考证文章。

从延安西路上高架

后,视野更加开阔明晰而一览无余。车过华山路,一座金碧辉煌、佛塔映日、飞檐翘角的寺庙矗立在楼宇之中,这就是建于三国时期赤乌年间的千年古刹静安寺。记得年少时,随

一路之缘

王琪森

父亲到这座城市山林拜瞻,父亲介绍寺中的名胜古迹“赤乌碑”“陈朝桧”“涌泉”等。后来,我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而写长篇小说《上海·1912》时,曾专程到此拜访。

下一站便是市中心的标志性建筑——上海展览中心。中央主楼正中高耸着镏金宝塔,塔尖上的红五星金光熠熠,辉映着左右两边的长廊,巍峨气派而华丽庄严。我曾数次在这里筹办展览,特别是1980年,我曾与木心在这里筹办上海工艺美术展销会一年多。木心当时正在装牙,拔得仅剩门牙两颗,为此他自嘲为“无齿之徒”,那真是一段真情相应、坦诚相待的日子。我们时常在工余谈谈文学、说说艺术、

聊聊人生等。最近木心故乡浙江桐乡的夏春锦、唐方兄主编了《我之为我,只在异人处——众说木心》一书,我写的《风啊、水啊、一顶桥》放在了首篇,就是对那段岁月全面的追忆。

天圆地方,以青铜器为造型的上海博物馆,是上海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。从小到大的,我曾无数次来到这座文物的殿堂。更难忘记的是1990年初我开始撰写《中国艺术通史》时,就商周青铜器项目请教马承源馆长,马老不仅就青铜器的育成期、鼎盛期、衰变期为我作了很专业的讲解,而且亲自领着我到青铜器馆就实物陈列介绍青铜器的圆雕、高浮雕及纹饰等工艺。后来《中国艺术通史》再版修订时,陈燮君馆长也为我提供了不少帮助。

2021年10月,上海博物馆主办了《万年长春——海上千年书画国际学术研讨会》,我在会上作了《海派书画论》的主题演讲,这次国际性学术会议反映了上博的担当与使命。

位于延安东路、西藏南路交叉处的上海大世界,是海派文化的经典,也是城市人文的符号。那奶黄色的整体建筑庄重雅致,由圆柱支撑的六角形尖塔风云际会。孩提时代,母亲带着我来此游玩,看京剧、观沪剧、听评弹等,成了我的戏剧启蒙。后来这里有一段时期成为了青年宫,我也在这里筹办过几次展览,还登上过那高耸的宝塔,临风观赏了市中心最美的景色,放飞了青春的憧憬。

与大世界同在西藏中路上的还有一幢佛罗巴建筑风格的大楼,即上海市工人文化宫,1949年前是高档的东方饭店。1950年10月1日成为“市宫”(当年大家都这样亲切地称之),上海第一任市长陈毅亲笔题赠“工人的学校和乐园”。对于市宫,我有着特殊的感情,它是我社会大学中最重要的课堂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,我刚二十出头,是个文青,借在市宫一年多,筹办上海市工人书法篆刻展,先后相识了书法家、篆刻家

弹硌路上的那盏路灯

丁旭光

有的人,天生就不是做学问者,比如我。当我爱不释手在读一篇小说时,尽管对小说的某些精彩的细节津津乐道,但每每发现,多少天后,小说的作者或标题,已离我远行。

当我对一个精彩的象棋开局又一次叹为观止时,我竟记不起这棋谱是出自何方神圣之手。

一只青蛙连绵不绝地鸣唱,那一声声虽然单调但极其传神的天籁,让我想起了福格纳,想起了已无法真实复现的陈年往事,也让我想起了“有约不来过夜半,闲敲棋子落灯花”的悠闲。

古人闲敲棋子的那一份悠闲,已成了今人的梦里依稀。那一声声的蛙鸣,使我想起了竹篱笆、弹硌路和自墙小瓦,想起了在那盏昏黄路灯下面对棋盘物我两忘的窦国柱先生。

我怎么也没想到,从小爱好,影响了我几十年。窦国柱先生是象棋名手,上海文史馆馆员,中国象棋史上赫赫有名的“扬州三剑客”之一。窦先生的居处在现在的正阳路。窦先生家是白墙小瓦,墙壁上,紧贴着的,是竹篱笆。窦先生居处的对面,是一条弹硌路。弹硌路的两旁,是十几间同样是白墙小瓦的“本地人”房子。房子的两侧,是一大片农田。夏令时节,有蛙声一片。大概在我八九岁时,每天晚上,我都如猫一般,蹑到窦先生门前那盏昏黄的路灯下,看他下棋,听他津津乐道:“象棋寄寓着红黑、阴阳、动静、刚柔相克的大道,必专心才能有所得。”

没想到,平素在街头巷尾司空见惯的“楚河汉界”,到了窦先生这里后,变成了古往今来的智慧白帆。一时间,我是如痴如醉。因耳濡目染了车马纵横的妙趣,久而久之,我是浸淫楚河而不能自拔。

多少年之后,我又在新落成的小区里听到了蛙鸣。新小区和当年窦先生的居处只是一墙之遥。那一声声蛙鸣,来自小区的人造池塘。人造池塘虽然缺乏野趣,但却引来了天籁。那一声声的蛙鸣,因为一张网的介入而从此不再。消失的蛙鸣,使我想起了一生“只写那邮票般大的故乡”的福格纳。我想福格纳的故乡肯定是蛙声不断,要不然,他怎么会一生只写那邮票般大的故乡呢。

我那邮票般大的故乡,与两条已消逝的河流相邻:那就是——肇嘉浜和日晖港。六十年来,我四易其居在那“邮票”般大的方寸之地里。这方寸之地,是我灵魂的居所,精神的家园:那竹篱笆围就的大院,那北方四合院的建筑,那条长长的弹硌路,那个“三年不开张,开张吃三年”的古董商人,都一次次出现在我的小说里。而窦先生门前那盏昏黄的路灯,白墙小瓦和弹硌路等意象,一直浮现在我的小说中,至今还没有退隐的迹象。

我是一个作家,也是一个棋手,研棋打谱,成了我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。尽管,社会已发展到了多元化时代,然多元化带来的种种诱惑,也无法使我远离象棋。在我六易其稿的长篇小说《烟雨秦淮》中,象棋元素一直蔓延其中。

那日,当我面对棋盘打坐时,那一声声蛙鸣又来造访。那一声声的蛙鸣,让我又一次想起了弹硌路上的那盏路灯。我固执地以为,那一只青蛙,是从古诗里游出,然后,从肇嘉浜里游到了窦国柱先生家的门前,再然后,又游进我们小区的池塘。

在那一声声蛙鸣里,我凝思尺半方寸的棋盘后,又开始了神游八荒六合。

胡问遂、任政、赵冷月、冷寒青、韩天衡,相识了画家董连宝、方向明、武国强,相识了诗人芦芒、居有松、

王森、陈晏,相识了文学评论家周介人,摄影家高保鑫等,从而为我打开了学艺之门,提供了多项的师资及多方的帮助。市宫,是我文学及书画篆刻创作的初心之地。

一路之缘,维系了我从少年、青年、中年到老年的生活历程和人生轨迹,而今又是在这抗疫的特殊时期重新上路,演绎了难忘的记忆,邂逅了曾经的韶光,诠释了岁月的底蕴。这是命运的相守、理想的相约,还是尘缘的相恋?

是呵,只要路在,人生就需要不断地再出发。

绿,不是生命吗?不是希望吗?不是静谧吗?

走吧走吧,快跑快跑,把绿请回家!

十日谈 吃掉的食物并不会彻底消失,它们会以独家记忆的方式留在我们心间。

责编:殷健灵



芒种 (插画) 郑丽萍



小区封控时,最要命的是我们公寓楼还前后出现两个密接者,居委会告诉我:“足不出户!”也就是说房门不准开,一只脚都不能跨出门槛,垃圾有人上门来收。

好烦躁好胸闷啊,我在家里走过来走过去,像一头困兽,跟动物园笼子里的饿狼差不多!唉,我不会得什么抑郁症吧?翻着一本看不进去的书,百无聊赖,心绪紊乱。

家里的冰箱缺肉缺菜缺鱼缺蛋,弄一碗葱油拌面充饥,连葱都没有。妻子把几棵葱的根须扔在水瓶里。没想到,那瓶子里长出葱来,一天有半厘米之多,新鲜,油嫩。什么是葱绿色?这就是真正的葱——绿!

更没想到瓶子边有一只花盆,里面除了一点干巴巴的泥土什么都没有。一场夜雨,花盆里竟然同时长出十几株草来,透明的绿,尖尖的绿,水水的绿,不用施肥,不用见阳光,甚至不用浇水,就这么顶土而出,那草的颜色是真正的

草——绿!

这些平日里不起眼的绿竟然能“解救”我,从此,我烦闷了就跑到窗口,往下看,往远看。

我看到了地面的一大片翻滚起伏的绿色,树是翠绿的,草是豆绿的,连刚出土的野花都是油绿的,满眼苍翠啊!眼看着马路旁的梧桐树一天一天冒芽,一天一天发绿;眼看着花园里的枫树一天一天由绿变淡红,一天一天变红。

趴在窗口看时,我想到了好朋友王馨达和伦丰和,几个月来无论是通微信,还是在“朋友圈”相会,从来没听他们说“关在家里很很烦”。为何?因为他们两家的大阳台上到处是花草草,几十盆之多,今天施肥,明天浇水,后天整枝,大后天翻土……忙得不亦乐乎。花花绿绿,郁郁葱葱。

绿,是他们患难与共的好朋友;绿,

带着他们的心自由翱翔;绿,满屋春色关不住!

上海复工复产了,走出小区先要把绿请回家,我家缺少这醉人的色泽。

我想,我要是能找到著名植物学家钟扬该多好,要是钟扬教授还活着该多好,我请他赠与我几粒抗旱抗湿的种子,我要在阳台上种它五盆十盆,看着它发芽长茎开花

结果,展示它们的碧绿。钟扬教授曾经爬到喜马拉雅山5200米的高处,采集到一种珍稀植物:雪兔子。那可是高海拔,那可是强紫外线,那可是朔风凛冽,那可是天寒地冻,雪兔子就这么顽强地活着,还开出了白色的花,植物比人类“小强”多了!对了,我可以去找钟扬教授的妻子张晓艳,她是同济大学植物学教授,她在植物学方面还是钟扬的“师傅”(钟扬大学里学的是无线电和计算机)。张晓艳教授一定会推荐我几种容

把绿请回家

童孟侯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